



三伏杂谈

■ 郑学富

三伏是初伏、中伏和末伏的统称,是一年中最早的时节。三伏之热,民间称为“溽热”,即闷热、潮湿,就像在蒸笼里一样。明代文学家李攀龙有诗描写:“三伏天雨火,郎但笼窗坐。何处汲寒浆,金瓶井中堕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伏,司也。从人,从犬。”造字本义为,猎人带着猎狗,卧伏隐蔽,伺机出击猎物。由此可见,伏的含义是隐蔽、隐藏,与热没有直接关系。那么,古人为何用三伏来表示最热的天气呢?

其实,三伏由来已久,在《史记》中就有“德公二年初伏”的字样,即早在公元前676年就有文字记载。以伏表示炎热源于“五行相生相克”之说,古人认为最热的日子属火,而庚属金,火克金,所以到庚日,金必“伏藏”,于是就有三伏之说。三伏包括的初伏、中伏、末伏,是用古代“干支纪日法”推算出来的。初伏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,中伏是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,末伏是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。这里的庚日,是指“干支纪日法”中带有“庚”字头的那一天,每一个庚日相距10天,中伏与末伏之间,或相距10天,或相距20天。三伏跨度时间较长,又不属于二十四节气,故称为“杂节”。



三伏天,中伏更热,民间有“小暑不算热,大暑三伏天”和“热在中伏”的农谚。北宋王仲修有诗云:“三伏金藏暑正隆,火云万里日轮红。禁中自有清凉地,不借麻姑避暑宫。”三伏天避暑的风

俗和习惯自古有之,秦汉时期会在三伏的首伏放假,鼓励官员、民众根据各自的条件避暑。

三伏天,农事挂锄,学校放假,甚至连鸡鸭鹅也大都下蛋,开始“歇伏”。古人在最热的时间

一般会选择居家避暑,也因穿着较少,不便外出,不过也有人会“破例”。曹魏学者程晓的《嘲热客诗》就描写了这样的人:“平生三伏时,道路无行车。闭门避暑卧,出入不相过。今世襁褓子,触热到人家。主人闻客来,颦蹙奈此何。谓当起行去,安坐正踈跨。所说不一急,嗜哈一何多。疲瘠向之久,甫问君极那。摇扇臂中疼,流汗正滂沱。莫谓此小事,亦是一人瑕。传或谓高朋,热行宜见诃。”这首诗描写三伏天道上没有车马,大家都关门谢客,偏偏有人去别人家串门,主人一听,眉头皱起,汗流浹背穿戴一番。结果客人没什么要紧事,却热得主人摇着扇子,挥汗如雨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故乡三伏消暑别有韵味。那时,农村不通电,更没有电扇和空调。河沟边、树底下,一把蒲扇,是大人们的消暑标配。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敞着门,女人们在院中或过道里乘凉,男人们在河堤上铺上草苫、草席,手摇蒲扇,三五成群,说农话、谈农事。孩子们或遥望天空数着星星,望着不远处小城的灯光,或捉萤火虫,在草垛子间玩捉迷藏的游戏,或泡在溪水里嬉戏。

如今,三伏夜色中的酷暑,因为有充足的电力保障而更加舒适惬意,无论居家还是外出,人们都能享受电扇、空调带来的清凉,感受时代变化带来的美好生活。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山乡书屋



■ 李冶钢

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”在浙江富阳的山乡,除了青山绿水和遍地开花的民宿、农家乐外,还有不少乡村书屋。

与以往大部分农家书屋不同,近年新出现的书屋,不少都有着“高颜值”。比如坐落于湖源乡新一村龙鳞坝景区老街深巷中的留白书屋,古色古香的外立墙面,朴素典雅的木栏门窗,仿佛一所古代私塾。

走进这间书屋,只见三开间、两层高的黄泥房里,左手边错落有致摆放着许多书架,还有圈椅、条案、画桌、茶桌、青瓷等,古朴自然气息扑面而来。右手边吧台上茶香四溢,一杯杯茶水晶莹剔透。天井的阳光斜斜地从楼梯泻进书屋,让书屋变得敞亮且有温度。上到二楼,坐在木窗旁,向外眺望,蓝天上自由漂浮的白云,远处滴翠绵延的青山,倒映在清澈的壶源溪上,像是沉浸在一幅山水画里。

书屋的主人是一名“80”后,为湖源本地人,自小跟随家人生活在富阳城区,自己开了家设计公司。随着事业发展,他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的

想法越发强烈。2019年夏天,随着龙鳞坝景区诞生,湖源从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山乡,变身游客纷至沓来、青年返乡创业的热土。每天几万人涌入湖源,带来无限商机。

山里安静,非常适合看书。当留白书屋主人得知新一村有一批老房子正在出租的消息后,立即租下一间废弃多年的老宅,打算开一家书屋。他希望通过书屋,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打造一个“心灵加油站”,除了游玩热闹的龙鳞坝外,还有一个可以安静阅读和休息的地方,在书香中邂逅“山抱水围别有天”的四季更迭。

“人家都在做餐饮、搞农家乐,他弄个书屋干啥?”一开始,听说有人要建乡村书屋,村民们大惑不解。但随着书屋一点点装修成型,不仅游客,很多村民都开始期待。改造后的书屋焕然一新,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风貌结构,而且融入国潮元素,引入多种业态,兼备咖啡、文创区域,集文化、创意、休闲于一体的“混搭风”,使老宅变得时尚、文艺和精致。

书屋虽不大,但却精致,分不同阅读区域,还可以打卡拍照,品茶休闲。店内书籍品类丰富,共有1500多册图书和杂志,市面上的畅销书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渐渐地,来书屋看书打卡的人越来越多,村民们的不解也变成了频频点赞。

从留白书屋吹出的阵阵新风,湿润了乡村的“精气神”,也“点亮”了乡村生活。其实,在乡野里繁茂生长,乡村书屋的初衷不止阅读这么简单——除了开展一些满足实际需求的文化活动,书屋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着独特功效。大家都说,龙鳞坝是湖源最美的自然风光,乡村书屋是湖源最吸引人的文化风景线。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仰面看天

■ 王太生

踮脚油菜花地,茎秆已高,已然没过头顶,人在黄花间,仰面看天。

天空碧蓝温软有淡纹,间或飘过白云,轻盈如棉絮。眼中满是油菜花,黄澄澄可爱,漫漫一片,菜秆长得高,人几乎淹没其中。

无人机在空中盘旋,可以看清油菜地起伏的地形,连片花海被一条靛蓝小河分割,大片花地中,间或有老树巨柳。而置身其中,仰面看天,却又能够领略到另一种美。

八百年前,宋代诗人张埴曰:“仰面楚天过,浮云似白衣。”一个人看天上的云,可以看出不同的形状,如牛、如羊、如山、如肖像……就不知道诗人如何识得它是件衣裳。

不同的时间、地点看天,会看出不同的气象。

孩童时,稚眼看天,是想窥视更大的世界。无奈18岁之前,我未出过远门,向往外面的世界只能抬头遥望和想象。那时翘首仰望天空,看天空中的飞机,在云端如一粒小点,急速地移动,直至看到眼睛发花,那个小点消失在灰蒙蒙的苍穹。那时我想,飞机从哪儿来,又要到哪儿去?坐在飞机上的人,看我住的房子如积木?看见长江会不会如飘带一样?

及至少年,曾在棉花地里看天。那年秋天,我在乡下作客,棉桃始炸蕾,地里棉株高且密。苏北平原上,棉田一望无边。我随亲戚下田摘棉花,傍晚走得迟,天暗下来,一弯月亮升起在远处,人在田地深处往回走,抬头间,忽然发现,

棉花地里层层密密,明月皎皎,月光如银,倾泻而下。棉田的上空,闪烁着星星,四周静谧,风吹过,叶、株、桃蕾,窸窣窣,棉花们在月下窃窃私语。

后来,我在徽州的山村仰面看天。那天黎明,天还未亮,我们起早赶路,看到头顶密密麻麻的繁星,闪耀在苍穹。相反,城市里的空气遮掩了许多东西,包括从前那么多的星辰和流云。

看天,站在成片的田畴中央,是一个不错的角度。在紧实的庄稼丛中,沾一身油菜花粉,身旁簇拥着野藤蔓草,忽然觉得,自己也是一株庄稼、一株植物。

仰面看天,中年和少年有何不同?少年看到的是天青色,中年看到的是月白和深邃;少年见识的是露水和诗,中年人怀的是浩远和沧桑。

湛蓝的天空,会看到什么?看到鱼鳞呈祥、蘑菇鲜嫩,目睹羊羔跪乳、雁阵布空、长烟一空……映入眼帘的那些白云,或如骆驼散步,有一人牵着,大步流星;或是几只毛色纯白的小马驹,追着妈妈在跑;或是一介农夫,荷锄带月归;又如一个驼背老者,站在村口,手搭凉棚朝远处眺望,等待儿孙归……

天高地阔,浩荡的天幕上有大风在徐徐震荡。天地间,一人,一田,一仰望,颈脖舒畅,身体被植物庄稼所簇拥,神清气爽。

我喜欢那句“浮云似白衣”,如此仰面看天,触摸庄稼、生灵与村庄,感受高天厚土,自然气息和生命的美好。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炎夏藕带甜



■ 刘峰

早年“双抢”,正值三伏。在田间劳作,白晃晃的日头真毒,晒得人和稻禾都蔫头耷脑。偶来一缕风,送来一股清凉,浑身一阵舒爽。

原来,离稻田一箭之遥,有一大片水荡,长满了绿汪汪的野荷,朵朵荷花,宛如静静燃烧的火苗,绿叶红花,养眼极了。

终于等到收工,大家纷纷前往湖荡洗浴。不知是谁提议:“藕带正鲜嫩,不如采些!”此言一出,立即引来一片欢呼声。要知道,一年一年,野藕长势汹涌,疯狂地占据水域。

“扑通,扑通!”大家跳进湖里,好似一群鲢鱼,游向清粼粼的荷荡。一湖野水,仿佛开了锅,而那铺天盖地的野荷,仿佛一排绿墙压过来,那纯净纯净的绿,逼得人眼睛亮晶晶。

荷香,染在湖水,染在碧空,将大家包围,让人忍不住深呼吸。

我们从小在水乡长大,水性俱佳。当游到水荡荷影里,缓缓潜入水中,顺着一枝绿荷直摸下去,触到软泥里的藕带,顺势一掰,“啪——”只听一声清脆的断裂声,仿佛笔笔断了。接着,手使巧劲将藕带轻轻柔柔扯起,于出水的瞬间,顺势在水里摆一摆,泥沙俱净,一根白嫩嫩的藕带就呈现眼前了。

禁不住诱惑,咬一口藕带,只觉一缕甜滋滋、凉津津、脆生生的味道,在舌尖停驻几秒后,挟着一股子水气,顺喉而下,润进心田。

细细看,野生的藕带笔管粗细,芽儿尖尖,宛如长长的毛笔,握着它在水面上写字,妙趣横生。过了许

久,待周身清凉,疲劳消失,就该上岸了。顺手用蒲草绑了藕带,水灵灵地拎回家,趁鲜烹饪。

藕带最常见的做法是清炒。炊烟袅袅而起,将藕带洗净,切成小段,起锅烧油,将其连同红辣椒、姜片倾入锅中,大火翻炒,加入精盐、白醋,待微微炒出水,即可出锅,和盘托出。

夹几根入口,香脆甘甜,咀嚼间,那渗在小孔中间的汁水,霎时溅起。还有已经变成浅紫的芽尖儿,甜中略带微涩,让人不忍停箸。

一时吃不完的藕带,可以用来做泡菜,炎炎三伏,泡菜最能勾起食欲。将藕带切好,于沸水中稍焯片刻,连同泡椒、姜片、蒜瓣入坛,密封一周开启坛盖,一股酸香扑鼻而来。

自古药食同源。关于藕带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气味甘,平,无毒”,并引用《本草图经》,谓之“生食,主霍乱后虚渴烦闷不能食,解酒食毒”,还引用《食物本草》,谓之有“解烦毒,下瘀血”的功用。

若干年后,我离开故乡,在莲叶荷田的异乡,想起沈从文先生所写: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……”不禁感慨自己曾品尝过不少用藕带制作的菜肴,但总觉得没有故乡的藕带味美。细细想一想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儿时的味道俨如乡愁一样,已深深植入了味蕾。

多想他年还乡时,那一片野荷仍在,那一盘藕带依然甜脆。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“电”路

■ 安宁